



华彩掠影
徐田华

深圳北站

(作者系龙华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果然有味
王先佑

家门口有一个桃园，园里有大约三十株桃树。每年春天，桃花谢后，毛桃儿就露出头来。农历四月，桃儿开始红脸；及至端午时分，桃儿们满面通红，飘散出的甜香味儿离老远都能闻到。

可惜的是，这桃园不是我家的。它的主人，是庄东头的张瘸子。

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桃园穿过。桃花、毛桃儿，我可以视而不见，可是，到了桃子成熟时节，树上那些红彤彤的大桃子总在诱惑着我，勾引着我。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向树上睃去，嘴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涌上一阵阵涎水。那几天，我和妹妹赌气似的，上学、放学宁可多走一截路，也要绕开桃园。此外，我们也知道，张瘸子会远远地盯着桃园，提防每一个可能从这里经过的人偷摘他的桃子。

可是，那些桃子，真撩人啊。当我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剥猪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它们的甜香味儿都会一阵一阵地往鼻孔里钻，弄得我心猿意马。

那天早上上学时，二妞不时回头张望，一直到我走近。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我的手里，眼里闪过一丝羞怯，飞快地说：“给你。”我下意识地躲开，它落到了地上。那是一只桃子，很大、很

胭脂红

红的一只桃子。因为被硬地磕破，也因为近在咫尺，它散发出更加浓烈和真切的香味儿。我看了一眼二妞，她眼神躲闪，脸像搽了胭脂一样红，爬在嘴唇上方的两道鼻涕，愈发清亮、醒目。我扭过头去，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向前走去。我听到她在身后发出嚶嚶呻吟的哭声。

忘了说，二妞是张瘸子的孙女。不知道为什么，二妞长年挂着两孔鼻涕，班上的同学都喊她鼻涕虫。这鼻涕让她显得邋遢、滑稽，也让我对她的敬而远之——无论上学、放学，我都不和她一起走，在班上也很少和她讲话。只是，她怎么会想到送我桃儿？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又闻到了桃儿的甜香，是那种摄人魂魄、让人无法抗拒的香。我睁大眼睛，谛听着屋里的动静。不知道到了几点，正在酣睡中的妹妹发出小呼噜，除此之外，周遭没有一丝声息。我悄悄下了床，借着从屋顶明瓦照进来的光亮，走到妹妹的小床边，把她摇醒。我叫她穿上衣服，不要说话，只管跟着我就好。

我轻轻拉开堂屋的门闩。门外，好大的一片月光。树影幢幢，夏虫唧唧，香风阵阵。我拉着妹妹，蹑手蹑脚地来到

桃园边，让她给我望风——有什么风吹草动，咳嗽一声就好。

我壮着胆子，闪身进了桃园。桃树的浓阴，罩住了我的影子。我抱住一株桃树，猫着腰往上爬，心脏扑通扑通直跳。踩上一根粗大的枝丫，月光下，我看到一挂沉甸甸的桃儿。我向上踮着脚尖，向它们伸出手去，摘下一个，两个……就在我即将摘下第三个的时候，狗叫声响起来了。我听到妹妹咳嗽了一声，接着又听到张瘸子的声音：“是哪个小兔崽子？看我不收拾你！”我一哆嗦，差点栽下树来。我攀在树上，心想，完了！狗叫声越来越凶，扑踏扑踏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这时，我听到一阵哭声：“爷爷爷爷，快回来，我摔倒了，流血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叫你不要跟来的，偏不听！”

脚步声远去了，狗叫声也小了。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急急忙忙溜下树，急急忙忙窜出桃园，又急急忙忙潜入家门。妹妹坐在床沿上，正在无声地流泪。我从兜里掏出两只桃儿，放在手上，举到妹妹的眼前，她笑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家门口的桃树是我们那里的独有品种，叫胭脂红。

(作者系青年作家)



文质兵兵
周家兵

车辆越普及，晕车问题越突出。晕自家小汽车，晕公交车，晕高铁。晕车者难受，照顾他的人心疼，周围人因他的呕吐物而抿嘴捂鼻。治晕车：吃药，贴耳，贴肚脐，闻橘子皮，风油精擦太阳穴等。办法多的是，效果各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些不治自愈的晕车“妙招”，不仅温暖，且能根除。

亲戚的儿子年纪轻轻晕车严重，他妈妈非常担心，自责在孩子小时没把他照顾好，导致孩子体质差。小伙子晕车严重确实少见。他从随州坐火车到武汉上大学，一路晕车，吐出黄色苦胆水，到校后在宿舍睡了半天，像大病一场。毕业后，他留在武汉工作，坐公交车也晕，只好骑单车上下班。后来，他找了女朋友，交往后发觉女友也晕车，甚至能跟他“媲美”。每次坐车，他都要细心照顾晕车的女友。有次带女友回随州老家，妈妈问他是怎么治好晕车的。他摸摸脑袋，似乎在问，我晕车吗？慢慢回忆起来，自从恋

晕车自愈之美学

爱后，他跟女友出行就再没晕过车。婚后，妻子生了儿子。他买了车，周末一家人开车出游。儿子晕车，在小汽车上哭闹，烦躁不安，偶有呕吐。他专心开车，妻子耐心照顾孩子。那次周末，一家人在东西湖边上的草坪上晒太阳，他突然问妻子，你现在怎么不晕车了？妻子反问，我晕车吗？他们四目相对，哈哈开怀大笑起来。

我爱人也轻微晕车，每次节假日一家人出游，她都会有些难受，多少会影响大家的心情。慢慢的，她有点畏惧出游，不太喜欢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出去玩，她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玩手机。我们要回家就提前告诉她准备饭菜，这样总觉得生活少了乐趣，也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良策。有次在小区花园散步，跟邻居一起聊天，说起晕车话题。有人建议，让她去学开车，就不会晕车了。第二天就去报名，她担心自己晕车，哪还有心思学技术？好在科目一理论考试她轻松过关，

增加了自信心，接下来上车实战操作。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她居然拿到驾照，学会了开车。问她晕车吗？她说，一坐进驾驶位就不晕了。喔！原来是座位的问题。我调侃道，看来“屁股决定大脑”是有道理的。自此，一家人每次出游，她负责开车，晕车不治自愈。儿子说，我们坐车的要轮流给司机按摩肩膀，让她消除疲劳。她心情好，一家人乐乐呵呵在车上有说有笑。

晕车在医学界称为晕动病，其基本病因主要是由于人体大脑运动指令和感觉反馈不一致时，产生冲突导致晕动病的发生。目前，专家们还探讨有关晕动病发病的多种学说，如感觉冲突学说、神经不匹配学说、前庭器官敏感性过高学说等。我们尊重科学，相信科学。在科学之外，还有无限想象空间的部分，如：温暖、爱心和自身价值等，它无法用科学解释，但却真实存在。(作者系作家、创业者)

专栏



责编 罗慧怡 美编 丘琪
组版 邓湘玉 校对 陈晋杨



倚南窗
谢亚凡

年与春的爱情

题记：人，好像总是在时光中辗转、奔波，途中慢慢变老。好在有春节的传统，可以歇歇、聚聚，抱一抱亲爱的人，多说点暖心的话语。年，春，于是成我想象中的情侣。岁岁人不同，年年惜春光。

年曾经健硕、遒劲
他也叫大年

春永远清纯、活泼、婀娜
她是新春

年浪迹天涯
有时背着重重的包
有时乘车有时随风
有时小跑有时歇息
有时也坐在小河的舴艋上
吹两片竹叶
发出好听的声音
想念他的春

年，他奔波而不记得路途
劳累而不记得做了什么
他跟三百六十五个月亮聊天
不计较夜眠的深浅
但他知道，现在
春也要回家了

年在门边贴了对联
打扫净屋子里的灰尘
春，披着雪花回来了
除了雪花
她身上有青草的气息
她也许沿着润湿的小径而回
她脚上的泥散发芳香

长长分别
只为了短暂的相会
他们只需要一次拥抱
便感知人世间全部冷暖

年注定要流浪天涯
他渐渐地老了
时光雕刻着他的皱纹
春不会老
因为她用美丽雕刻时光

下一次
还能平安健康地回家吗
年说他会的
春都不敢想
(作者系诗歌写作者、新闻工作者)